



# 丰沛之貌 拔节之势

## ——2025年山西中篇小说创作概览

卓一菁

2025年是山西中篇小说的丰收之年,全年有10多位作家的20余篇作品发表在全国各类刊物上,还有一些登上了《人民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《收获》等知名刊物。作家队伍中,既有白琳、杨遥这样专注中篇领域的长跑型选手,也有汉家、苏二花这类爆发型选手,还有张乐朋、陈克海这样的转型作者。他们共同绘就了2025年山西中篇小说的发展轨迹。

关注乡村和农民是山西作家的一个优良传统。进入新时代,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,如何在城市与农村的对话中把握农村发展的新特质,成为作家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。于此,杨遥的《手铐》(《人民文学》2025年第12期)有清晰的应答。继《父亲和我的时代》对当下生活的探触之后,《手铐》再次把文学触角伸向当下,试图拓展农村手艺人求生求变的表达路径。作为阳明堡的两个奇人,常乙和要强的禀赋、见识不同,命运迥异,却始终互相扶持。如果说最开始是要强的帮衬使常乙免于沦落街头,算物质帮助的话,常乙发达后的帮助就具有物质支持和精神启迪两方面的作用,而且后者的作用更大一些。正是常乙的那些建议,使已经失业、生活潦倒的要强明白了时代需要什么,自己会做什么、要做什么,从而完成了由一名工匠到艺术家的蜕变。小说对乡村手艺人的呈现不是单一的,它不仅写了铁匠要强,还写了牛肉店主王小宝、纸扎艺人李渔真,还提及他们的下一代,这样就使得手艺的传承创新和个人命运、家庭命运联系起来,有了比较深远的时代背景。

同样是关注乡村,张乐朋的《入伏记》(《红豆》2025年第6期)则选择深入现场,表现真实的农村生活场景,以及归乡者的“近乡情怯”。主角元明是回村探亲的,是预备重温乡村之美、接续父子亲情的,然而这趟探亲之旅却多少有些苦涩。先是节令所致,入伏期间天气炎热,然后是嫂嫂的冷眼相对,以及接下来哥哥的骨折,使他不得不由一个过客而变为劳力,充当哥哥一家繁重劳动的帮手。从

“朝九晚五”的坐班生活,到“朝五晚九”的奔波之旅,元明体会到哥哥一家生活的不易,原本储存在心中的种种不满竟逐一消散。是的,他既然不能留在父亲身边尽孝,那就不必对嫂嫂的饭菜质量挑三拣四;他既然不能为侄儿找到更好的谋生之路,那也就无须对侄儿看似黯淡的前途说三道四。作家充分调动自身的丰富生活积淀,以白描手法勾勒北方农村夏季生活图景,情景、对话、动作融为一体,具有强烈的“山药蛋派”风格。

元明是那一类生长在农村、生活在城市的“两栖”人群的代表。陈克海《熬鹰》(《清明》2025年第2期)中的饶正坤就不一样。尽管饶正坤做考古工作,也会到荒郊野外从事挖掘作业,但他是彻彻底底的城市人。饶正坤看似知识丰富、学力高深,其实内心世界十分逼仄,不仅逼仄,还有坍塌的迹象。面对不合理安排和挤兑,他无力抗争,他的被侮辱损害也的确值得同情;但是他转而把欺凌和损害强加给女大学生屈雅莉。潜藏于表象之下不加管理的恶念,于长年累月间磨灭了饶正坤的自我追求,又于不经意间毁掉了屈雅莉这朵理想之花。恶念如鹰,欲望如鹰,如何熬得过这只鹰,全看个人如何掌控自我及生活。

关注女性境遇和成长是山西文坛近年来一个新趋势,在2025年中篇小说创作中有集中体现。白琳的《刀疤玛丽》(《中国作家》2025年第11期)是其中佼佼者,把女性成长这一主题提升到了新的高度,也获得了文学界的一致关注,小说由此被《小说选刊》2025年第12期选录,并作为头条重点推介。遭遇意外而脸上疤痕的玛丽,是航空公司的高管,却失去了被人爱的权利,男人都惧怕她。帅哥许褚的出现,让玛丽闭塞的心打开了一条缝,但残酷的事实是,许褚接近玛丽只为满足哥哥临死前的变态想法,看一眼玛丽脸上的伤痕。小说是在鞭挞人性之恶,还是以人性之恶彰显人性之善? 宽容和容忍成为小说的主题,疤痕已经不单代表物理上的伤痕,还可以指那些始终困扰着个

人的难言之痛。纵观白琳之前的小说,《刀疤玛丽》隐约表现出,白琳正从之前的依赖才情输出转为依靠智慧创作,走在成为一位成熟小说家的路上。

汉家的《小满》(《山西文学》2025年第11期)以浪漫主义手法“虚构”了少女小满的爱情故事。之所以说“虚构”,是小说的情绪供给十足,人物亮度过高,以现实的尺度衡量会显得“假”,但以浪漫主义视之则富有美感。这种写法相当复古,却十分考验基本功,比如当下的小说较少描摹肖像和场景,也不会花费很多文字对人物性格、癖好做专门介绍,但在浪漫主义小说中,这些都十分必要。《小满》各有一个章节分别介绍小满、邹盟的种种性格棱角,从这些看似累赘的介绍中,读者会对人物设定有明显的感知,继而对接接下来的情节有充分的理解,也就免除了插叙、追叙的必要。这种正面强攻的写法,由于失去了写法上的多样,就非常考验作家的语言功力,尤其是对复句的把握和语境的营造。

苏二花的《卒过河》(《长江丛刊》2025年第8期)风格与此完全不同。苏二花擅长写生活喜剧,此篇又具有“笑中带泪”的特点。小说中,汪新梅的“中年理想”不过是对她被设计人生的不满。面对人生的种种困局,汪新梅必然心里苦,也许还背着人哭过,但她展示给人的一面永远是豁达的。不只是她,就连她那略显窝囊的老公、曾经如同仇敌的婆婆,也选择在豁达中遗忘过去,这又是“雁门人”乃至山西人集体人格的凸显。卒过河并非是背水一战,而是保有韧性和乐观,始终不曾失去希望。

以上只是粗略盘点,通过对这些代表作品的分析,我们已经可以发现,山西中篇小说创作正处于题材拓展、人员壮大、质量同步增长的向好阶段。衷心希望这些作家能在新的一年继续耕耘,使得中篇小说这一连接精英和广大的文体大放光彩,并为山西长篇小说的繁荣奠定坚实基础。

# 以文学服务引领深度阅读

马忠

## 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(以下简称《条例》)将于2026年2月1日起施行。这标志着全民阅读从“政策引导”迈入“法治保障”新阶段。作为我国首部专门针对全民阅读的法规,《条例》在第八条中明确了文联与作家协会在促进阅读方面的职责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“作家协会”被写入国家层面的文化艺术类法规之中。据笔者了解,类似的规定在此前相关法规中并不多见。这不仅是简单的责任分工,更是对全民阅读内在逻辑的深刻把握,是推动书香社会从“广泛覆盖”走向“深度培育”的重要一步,有助于让文学创作与全民阅读相互促进,为文化强国建设增添精神力量。

全民阅读的功效,归根到底要看阅读内容的品质。作家协会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作家的桥梁,其核心作用在于团结文学创作力量,为全民阅读提供思想深刻、艺术精湛、富有时代温度的优秀作品。《条例》的相关规定,实质上打通了全民阅读“供给”与“需求”之间的关键环节——一方面,作协引导作家坚持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”,鼓励他们走进工厂、田间、基层,捕捉时代脉动,书写平凡人的奋斗故事,让文学作品扎根现实,避免脱离生活;另一方面,作协通过“文学大讲堂”“作家见面会”“经典诵读会”等活动,搭建作家与读者交流的平台,让作家走出书斋,分享创作心得、解读作品内涵,帮助读者不仅“读文字”,更“读懂文字、领悟思想”。这样一种创作、传播到体验的良性循环,正是化解碎片化、浅表化阅读困境,提升全民阅读质量的有效途径。

在阅读生态日益多元复杂的今天,作协的作用显得尤为独特。当前,短视频、碎片化信息占据人们大量时间,娱乐化、快餐式阅读盛行,深度阅读空间受到挤压。面对这些挑战,作协以文学志愿服务为主要方式,组织作家走进校园、社区、乡村、军营以及特殊群体机构,开展有针对性的阅读推广,触及传统阅读推广难以覆盖的群体,为不同人群提供适合的阅读内容。《条例》以立法形式予以确认,使得原本自发、零星的探索,转变为制度化、常态化的要求,让作协成为促进阅读公平、涵养阅读生态的重要力量。

更进一步看,这一规定也体现了国家对文学价值的高度认同与坚定支持。文学是时代的镜子,也是照亮人心的灯火。作协不仅承担着培育作家队伍的责任,也肩负着守护文学初心、推动精品传播的使命。从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等国家级奖项的评选,到对基层作家、青年作家、少数民族作家的扶持;从引导网络文学健康发展,到维护作家权益、规范创作秩序,作协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,鼓励作家潜心创作,推出一批又一批反映时代、贴近生活的优秀作品。而全民阅读,则为这些作品提供了走进大众的桥梁,让文学的力量跨越书页,温暖人心。当《人世间的烟火气息打动无数读者,当《山海情》中的奋斗故事激励普通群众,当优质的儿童文学作品陪伴孩子成长,文学便真正实现了“以文化人、以文育人”的功能,成为全民阅读的精神内核。

以立法形式明确作协在全民阅读中的责任,既是一份厚重的信任,也是一项沉甸甸的使命。以此为新的起点,作协应按照《条例》要求,进一步完善文学志愿服务体系,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的形式与内容,让作家成为全民阅读的参与者、推动者和引领者;同时更要坚守文学初心,引导作家扎根时代、扎根人民,持续创作出无愧于时代、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。当更多作家俯身倾听大地的心跳,当更多佳作走进寻常人家的书架,全民阅读便不再只是知识的普及,更将成为精神的滋养,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文化根基。



李波

2025年秋,科幻圈掀起波澜!张冉的科幻小说《止水》以“编剧母亲与患有渐冻症儿子的虚拟人生”为主题,横扫银河奖和星云奖,成为文坛的“温柔震撼”。这篇科幻小说没有炫目的星际战舰,也没有猎奇的外星文明,唯有山西母亲的坚韧与深情。真正的宇宙感,藏在脚下黄土的深沉肌理里。

山西从不缺乏科幻基因。刘慈欣的《三体》以宇宙社会学震撼全球,《科幻大王》曾在太原坚守20年,虽已停刊,但已在这片土地上刻下“扎根大地、仰望星空”的精神底色。

然而,许多创作者一提到科幻,便执念于星球大战的惯性叙事,反倒忘了自家屋檐下的故事才最动人魂魄。

《止水》的成功恰恰戳破了这一误区。山西科幻的“根”,从不在遥远深空,而在身边可触可感的烟火人间。

我们脚下是五千年文明的厚土,抗战烽火淬炼、煤矿沉浮的坚韧,以及晋商传奇的智慧,这些都赋予了山西文化深厚的根基。

这份“根”,蕴藏在三样乡土密码中。

第一重密码是身边的老人。他们皱纹里的智慧,远比任何外星密码都深邃。奶奶口中关于“醋头风”的土方子,爷爷娓娓道来的“走西口”家族史,这些代代相传的生命记忆,正是科幻创作鲜活的素材库。

第二重密码是家乡的老建筑。平遥票号的暗格藏着老祖宗的机械巧思,应县木塔的榫卯结构暗合宇宙力学规律。每一寸砖瓦都浸润着故事与能量。它们不是冰冷的石头与木头,而是祖先留下的“文化能量场”,等待科幻视角的重新解码与激活。



# 诗人寻求深刻对话

金汝平

可以热情洋溢赞赏一位诗人、肯定一位诗人,也可以猛烈或委婉地抨击一位诗人、质疑反对一位诗人,但必须是发自内心深处无私的真诚。否则就是不道德。或者是“伪善”,或者是“伪恶”,这与一位诗人必备的精神品格——诚实,是背道而驰的。

诚实的匮乏,定会对你写作造成明显或隐秘、直接或间接的伤害。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吗?同时,写作者也该拥有一种坚韧的承受争议的内在力量,宠辱不惊。说好,不必得意忘形;说坏,不必垂头丧气。如果一句小小非议就让你暴跳如雷,那也太把“他者”当回事了。

“冷眼向洋看世界,热风吹雨洒江天”,乃是一种绝

第三重密码是山西人的性格。那份过日子的踏实笃定、面对变故的隐忍坚韧、对待亲缘笨拙却滚烫的深情,是山西科幻最该守护的精神灵魂。《止水》里的母亲,不奢求拯救宇宙的宏大叙事,只执着于给儿子一个完整的人生。这份“小人物的大爱”戳中每个人心底的柔软,亦是山西科幻表达的核心内核。

有了深扎乡土的根,更需仰望星空的光。所谓“抬头看星空”,不是照搬西方科幻的现成模板,而是用科幻这把“思考工具”,重新打量与诠释本土故事。可以将老陈醋的发酵过程,想象成培育共生智慧生命体的生态工程;可以把晋商票号的银钱汇兑网络,升级为跨越星系的信用体系。

张冉在作品中设想的“止水生命科学研究中心”,其技术核心从来不是冰冷的代码,而是对生命尊严的深刻理解。这份人文温度的背后,正是山西人特有的厚重情感。在这里,科幻不再是华丽的装饰,而是思考的延伸与升华,让我们能从更高维度审视自身的文化宿命与精神源流。

山西科幻要走的,是一条“有温度的乡土科幻”之路。它不追逐炫目的技术奇观,而执着于技术背后的人文温度;不迷恋虚无缥缈的宇宙图景,而沉醉于人与土地的真实联结。《止水》里为儿子编程一生的母亲,告诉我们,伟大的科幻叙事,永远诞生于深沉的人间挚爱。

当我们真正读懂一座古塔的千年叹息、一坛老醋的岁月醇厚、一位老人的沉默坚守,笔下的星辰大海,才会拥有黄土般的厚重与可亲。这种科幻,能让山西人浪漫生出“这就是咱的故事”的归属感,也能让全国人民惊叹“原来山西藏着这样的未来”。

山西科幻的未来,不在遥远星系,而在老祖宗留下的砖瓦巷陌、街坊邻里的烟火日常里。

扎根本土叙事,再抬头仰望星空,才能找到灵魂、根基与光芒。唯有深挖黄土里的故事,方能用科幻为乡土镀上星光;唯有汲取自家井里的活水,才能浇灌出属于全人类的星空图景。这便是张冉和他的同行者们,正在为我们书写的答案,更是山西科幻走向未来的底气与力量。

对高境界。见人就谈诗,乃是精神上极度的幼稚。对着众多混迹诗江湖的诗盲,不置一言,才捍卫了诗和诗人的纯粹与尊严。只与自我为伍,回到静悄悄又充满电闪雷鸣的写作吧,从一个词开始!现实中虽有,在文字中创造。只问我们有无这凭空创造的洪荒之力,人类精神的金字塔,就这样从破破烂瓦中拔地而起。

诗人与诗人之间,才寻求真诚而深刻的交流、尖锐的针锋相对的对话。这真是精神上巨大的享受。诗的神奇魅力,就在于它能够引爆所有严肃诗人的狂热追逐,以及持久论争,而最终不提供标准化答案。每位诗人都各自为阵,每位诗人都孤军深入,每位诗人都活在自我意念、自我精神的坚固城堡里,又倾听着来自旷野的风暴。但也唯有他们寻求深入的对话,在这对话里,离不开酒神。兄弟,地老天荒,海枯石烂,在诗与酒中享受我们如火一样的生命吧。一位诗人见到任何一个人人都喋喋不休地读诗、激情澎湃地读诗,岂不是一个个“对牛弹琴”的傻子?不,比傻子更傻,傻得可笑可爱又不可思议。

# 风雪冻不住那眼清泉

王鑫

午后的书房,指尖划过屏幕,一段熟悉的旋律流淌出来,正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《草原英雄小妹妹》里的《草原赞歌》。那清亮的童声,仿佛一把钥匙,“咔嚓”一声,开启了记忆与时光的闸门。另一边的屏幕上,作家赵纪鑫创作的蒙派京剧传版演绎正唱到风雪骤急处,京胡的激越与马头琴的苍凉交织,将当今的我们裹挟进一片白茫茫的天地。

六十载光阴,如草原上的勒勒车,缓缓碾过。蒙古族小妹妹龙梅和玉荣的故事,从1964年《人民日报》上那篇题为《暴风雪中一昼夜》的通讯里走出,化入油彩画笔,融入唱念做打,竟愈发鲜活。在这个信息喧嚣的年代,再次聆听这个经典故事,宛如在精神的旷野上,邂逅了一眼不曾冻结的清泉。那被凛冽风雪淬炼出的光,质朴、真挚、纯粹,静静地照着我们的来路与去途。

京剧版的《草原英雄小妹妹》,是一场优美舞蹈。传统京剧的程式如何拥抱草原生活的辽阔与率真?创作者的智慧藏在细节里。他们将蒙古袍平直的边襟改为斜边,腰间的冗长布带化作利落的搭扣腰箍,一袭红黄为主、镶着洁白兔毛的衣裳,既脱胎于生活,又升华为舞台的诗意。于是,舞台上的龙梅与玉荣,既有牧人女儿的淳朴筋骨,又透出孩童的烂漫天真。手中的羊铲,替代了传统的刀枪把子,“双转磨”“剪腰”“顶花”这些程式化的身段,灵动地化作了瞭望、驱鹰、护羊的生动叙事。最妙的是音乐的融合,西皮二黄的板眼,与长调的悠扬和马头琴的深沉实现水乳交融。没有繁复的机关布景,一方舞台,数件道具,全凭演员眉眼间的呈现与指尖上的功夫,便将“集体的羊一只也不能少”那沉甸甸的几个字夯实在每一位观众的心上。这种艺术上的“简”,恰恰反衬出精神底色的“纯”,那是一种无需华丽辞藻包装、自然勃发的生命力。

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彩色动画电影《草原英雄小妹妹》,则是一幅用童心绘就的现实主义画卷。记忆里那抹亮丽的草原绿,在风雪来临后,褪成一片撼人心魄的苍茫。动画师们的手笔,倾注在对“艰难”本身的庄严凝视上。风雪不是背景,而是另一个主角,它用漫天飞雪模糊天地,用怒吼狂风吞噬声音。玉荣的毡靴深陷雪坑,她用弱小的身体全力托起小印,却丢了自己的靴子,在雪地中前行,留下深浅不一的印记;龙梅撕下自己袍子的内衬,为妹妹包裹冻伤脚,又咬牙将她背起,每一步,都与生命作极限拉扯。在小妹妹的风雪之路上,没有口号,没有说教,甚至没有多余的眼泪,一切的情谊、勇气与担当,都凝结在那无声的行动里。整个片子以线性叙事平铺直叙,从风和日丽到灾难突降,从互相鼓励到濒临绝境,如同草原民谣般简单、直接,却直抵人心最柔软的深处。那首《草原赞歌》的直白明朗,今日听来尤显珍贵:“天上闪烁的星星多呀星星多,不如我们草原的羊儿多。”这种对集体财产近乎本能的珍爱,这种不加雕琢的情感表达,正是经典得以穿越时间的通行证。

经典之为经典,在于它铸就了一座超越具体时代的精神丰碑。当零下四十摄氏度的暴风雪袭来时,玉荣冻至昏迷,龙梅几近冰僵,可在恍惚中苏醒后,气若游丝的第一问仍是:“我的羊群怎么样了?”支撑这一切的,是什么?是一种将自身与更大共同体紧密相连的朴素认同。这里没有利益权衡,没有得失计算,有的只是一种清澈见底的信念。这种英雄主义,不是高悬星空的传奇,而是从生活的泥土里生长出的坚韧。在那个物质贫瘠的年代,这种精神是抵御严寒的火炬;而在物质丰裕的今日,它更是一张映照我们内心世界的明镜。

我们当然会告诉孩童面临危险时,首先保护好自己,安全、健康、快乐地成长。这里想强调的是,小妹妹的“纯粹”与“勇敢”,值得成年人深思。我们置身于一个物质空前丰盛的“超市时代”。琳琅满目的选择背后,是算法精心计算的欲望导向。便捷高效的社交网络,有时却让真心话成了奢侈品。有些人交友权衡人脉价值,工作计量即时回报,恋爱评估投入产出,甚至阅读也追求“干货”速成,消耗着本应用于行动的热情。如今的我们征服了物质的荒原,却不经意间,在精神的牧场上走失了那群名为“纯粹”的羊。我们需要的,正是龙梅、玉荣那种将行动锚定于简单信念的“纯感力”。

风雪终会止息,英雄的故事也会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而被不断重新解读。但《草原英雄小妹妹》所闪烁的人性光芒,那种植于集体与责任的质朴,那种源于亲缘与互助的真挚,那种毫无杂质的纯粹,就如同乌兰察布草原上永恒的星火,不会因时移世易而黯淡。那份穿越六十载光阴的温暖与力量,始终激励着我们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坚守初心、传递善意,让纯粹的精神在新时代的土壤中持续生长,成为支撑我们跨越艰难、奔赴美好的永恒动力。

